

中國短篇小說集

第一集

鄭振鐸編

中國短篇小說集

第一集

鄭振鐸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2745B



# 例言

本書選錄自唐至清末的短篇小說，文言的『傳奇系』小說及白話的『平話系』小說俱收入。洪容齋謂：『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然唐以後的小說，好的也不少。平話派的小說，描寫民間的瑣事，更有使人如躬見其情景者。此集所持的選擇標準，自然以其文藝上的價值爲第一。

選錄『傳奇派』的小說的書，有太平廣記，說郛，唐代叢書，龍威秘書等，然俱卷帙浩繁，且太凌雜，如在沙中揀金，不易翻出什麼好的作品來讀。故本集對於無聊的異聞雜記及藝術上無甚價值的東西，都已捨棄不錄。頗足使讀者省了許多自己選擇的時間。

平話派的小說選本，今最盛行於世者爲今古奇觀一書，然此外，自京本通俗

小說以至醉醒石、石點頭、拍案驚奇、西湖二集，今古奇聞諸書，外間便不大流傳，雖間見石印小字本，亦改換書名，竄亂字句，幾至不能卒讀。本集所選，皆從舊刻原書錄出，錯字脫句之弊，或不至多見。

唐代叢書諸書選錄，唐人傳奇，對於作者及原著，每有錯誤及割裂之病，如虬髯客傳誤題張說作崑崙奴傳，誤題馮延巳作迷樓記，誤題韓偓作又割裂西陽雜俎，傳奇諸書以爲劍俠傳之類，今俱已一一加以辨正。

向來讀小說者，對於作家生平多不知道，作者亦往往隱匿真名，不欲告人。本集對於作家有可考者，必附加註釋，略述其生平。其無可考者則缺之。

本集所錄諸作，略依時代爲次序，擬分三集。茲先出第一集，所錄皆唐人傳奇。第二集擬錄自宋初至明的短篇作品，第三集擬錄清之短篇作品。對於現代生存的諸短篇作家的文字，因恐有侵版權，概不入選。



# 中國短篇小說第一集目錄

古鏡記	王 度(一)
補江總白猴傳	無名氏(一二)
鶯鶯傳	元 稹(一六)
李娃傳	白行簡(二五)
三夢記	白行簡(三六)
長恨傳	陳 鴻(四〇)
東城老父傳	陳 鴻(四七)
霍小玉傳	蔣 防(五二)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六二)
謝小娥傳	李公佐(七二)

廬江馮媼……………李公佐(七六)

湘中怨詞……………沈亞之(七八)

異夢錄……………沈亞之(八〇)

秦夢記……………沈亞之(八二)

元無有……………牛僧孺(八六)

崔書生……………牛僧孺(八八)

張佐……………牛僧孺(九一)

岑順……………牛僧孺(九五)

周秦行記(附錄)……………韋 瓘(九八)

柳氏傳……………許堯佐(一〇三)

東陽夜怪錄……………王 洙(一〇七)

柳毅傳……………李朝威(一一九)

離魂記	.....	陳元祐(一三二)
非烟傳	.....	皇甫枚(一三三)
枕中記	.....	沈既濟(一三八)
任氏傳	.....	沈既濟(一四二)
靈應傳	.....	于 逖(一五一)
無雙傳	.....	薛 調(一六三)
吳保安傳	.....	牛 肅(一七〇)
紅線傳	.....	袁 郊(一七七)
峴崙奴傳	.....	裴 鏞(一八二)
聶隱娘傳	.....	裴 鏞(一八六)
裴航傳	.....	裴 鏞(一九二)
崔煒傳	.....	裴 鏞(一九六)

楊娼傳·····	房千里(二〇四)
杜子春傳·····	李復言(二〇六)
張老傳·····	李復言(二一二)
虬髯客傳·····	杜光庭(二一七)

# 第一集序言

這一集所選的短篇小說，都是唐代人所作的。有的相傳爲唐代人所作的作品，如託名爲韓偓作的開山記，迷樓記，而實乃北宋人所作之類，俱不選入本集。唐人小說，在文藝上的價值很高，有幾篇如南柯太守傳，霍小玉傳之類，其敘寫的綿密美麗，其題材之宛曲感人，俱爲唐以前所未有，唐以後所少有者。後來的許多小說，劇本——尤其是劇本——都喜把他們取來作爲題材。我們讀了這一冊內所選的短篇作品，不僅感受得他們的本身的文藝價值，且可以知道許多元明人的戲曲或小說的『本事』。

唐人小說，通常分爲左別的四類：

一、別傳（即史書所不載的軼事）遺聞，如李衛公外傳，東城老父傳，長恨歌傳，太真外傳，高力士傳等。



二、戀愛的小說（如霍小玉傳，柳氏傳，會真記，李娃傳之類）。

三、劍俠的故事（如虬髯客傳，紅線傳，崑崙奴傳，聶隱娘傳之類）。

四、神怪的故事（如南柯記，元無有，枕中記，東陽夜怪錄，杜子春傳，靈應傳之類）。

本集所選者，大約都可包括於這四類的大題目之下。第一類的『別傳』有文藝的價值的極少，本冊只選了二三篇，如李衛公別傳之類，毫沒有可使人感動的地方的作品，都割捨了。第二類的戀愛小說，是最可愛的；差不多所有較好的，本集都已收入了。第三類的劍俠故事，敘寫得很活躍的作品也不少。第四類的神怪故事，太多了，本集不能收集得許多，只揀了最好的幾篇選入。

唐人小說，開始於古鏡記及白猿傳，然直至天寶之後，作者始盛。如著名的『傳奇』作者元稹，白行簡，陳鴻，李公佐，蔣防，沈亞之，沈既濟，牛僧孺等，都是生在元和會昌前後的。最後的作者則有裴鏞，杜光庭等。

唐人小說所以至唐的後半期才盛者，其原因不外二端：第一，以前的人頗看不起做小說一類的人，稍有聲望的人都不屑去做這一類的東西，然至天寶以後，文壇風尚卻大變了。牛僧孺既以居高位而喜作小說，韓愈、柳宗元、元稹之流的大作家也開始去作毛穎傳、蝮蠅傳，一類的小品文字，及會真記一類的小說。於是當時成爲風氣，作者每喜著筆寫幽怪，戀情或豪俠的故事，以相傳誦，於是小說作家便盛極一時。第二，開元天寶的故事，流傳民間者，多爲人所豔稱所樂聞。於是文人便載筆以記之。當時藩鎮專橫，官吏貪虐，刺客亦多。於是國法之所不能制裁者，便有人希望能有一種來去無蹤的劍俠以制裁之。這便是劍俠故事創造的大原因。又那時選舉不公，文士多不平之氣，於是南柯太守傳、枕中記一類的鄙夷仕宦富貴的小說以及靈應傳一類的敘述第二世界的榮華顯赫的作品，便應運而生。

唐人小說，大都爲太平廣記、唐代叢書、龍威秘書、古今逸史所采錄。唐代叢書

諸書，謬誤極多，惟太平廣記成於北宋人之手，最爲可靠，故本書所選，大都依據於廣記。

編者 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 序

我們一講起中國的短篇小說，便須對於『短篇小說』的意義先考察一下。

短篇小說有廣狹兩種意義。就廣義言之，則凡一切古代至近代的短篇的故事，都可謂之『短篇小說』。就狹義言之，則祇有近代新發生的一種具有特殊體裁的短篇文字，才可適用這個名稱；凡一切古代的，非那種特殊體裁的短篇作品，都不能算是『短篇小說』。美國的偉大的短篇小說作家愛倫坡 (Edgar Allen Poe) 說：短篇小說是一篇用散文寫的敘述文字，『我們讀之，只需半點至一點或兩點鐘的工夫的。』這個定義便是廣義的。如中國唐代作家所作的南柯太守傳，霍小玉傳等，以及京本通俗小說，剪燈新話，今古奇觀，聊齋誌異等書中的全部故事，如阿剌伯的一千零一夜中無數的故事，如意大利鮑卡西奧 (Boccaccio) 所著的十日談 (Ten Days Entertainment) 中的一百篇故事等等，

都可在這個廣義的定義之下，稱之爲『短篇小說。』

赫密爾頓 (Clayton Hamilton) 在他的小說法程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 裏，也曾把短篇小說下了一個定義。他說：

The aim of a short story is to produce a single narrative effect with the greatest economy of mean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tmost emphasis.

見原書第一百七十七頁

(譯意：短篇小說的目的是要用最經濟的手段，連結着最有力的文情，以發生一個單純的敘述文的感應的。)

這個定義便是狹義的。在這個定義裏，有幾點需要說明。第一，所謂『單純的敘述文感應，』蓋指短篇小說雖包含動作，人物，環境之要素，而常重其一而輕其二；有時其目的在發生動作感應，有時其目的在發生人物感應，有時其目的卻在發生環境感應。作者及讀者的注意力常都集中於一個要素上。第二，所謂



『最經濟的手段』蓋指：短篇小說應刪盡一切繁文枝詞，使牠的文辭節省至無可再節省的地位。兩個人物在文中已足用，便不必再加進第三個，一件事實已足用，便祇須叙此一事。第三，所謂『連結着最有力的文情』蓋指：短篇小說雖須以最經濟的手段寫之，卻又不可因文辭太節省之故而使牠的感動力減低。如文中原寫兩個人物，如欲使牠更有力而再添寫一個人物時，卻又不可拘於『經濟』的見解而不去添寫。正如愛倫坡所說的：簡而不當，與長而不當是同樣的不對的。這就是『最經濟的手段』必須『連結着最有力的文情』之故。

照這個定義看來，則短篇小說的性質與通常的簡短的故事完全不同。簡短的故事是一幅僅具輪廓的圖畫，是一幅縮小的地圖，可以添繪放大的；短篇小說卻是一幅雖短小而完美的山水畫，不能再添一筆，也不能再縮小一點的。牠又像古拙的盆松，雖矮小而有凌霄的氣概，決不能——也不必——再用什麼手段把牠增高增大的。照這個定義，則無論中國的無數短篇作品，無論一千零

「一夜及十日談」中的許多故事，都很難當此『短篇小說』的稱謂。包爾文教授 (Professor Balwin) 說：「十日談」中的百篇故事，以近代批評眼光論之，僅有二篇足以稱爲短篇小說的。據我們的臆測，則在中國的無數的短篇故事裏，恐平均百篇之中更難有二篇足以當現代的所謂短篇小說之稱號的。因爲無數的中國的短篇故事，大概都要算作長篇小說的縮短的東西；他們差不多都是一個長故事的節略；我們很容易把他衍放成很大一部長小說或長劇本的。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湯顯祖可以將他衍放成四十齣那麼長的南柯記，薛調的無雙傳，陸采也可以將他衍放成四十餘齣那麼長的明珠記。至於近代的莫泊桑，柴霍甫諸短篇小說作家的作品，卻決不能照那麼樣的方法把他衍放成什麼更長更大的東西。所以，我們如果用狹義的短篇小說定義來衡量中國的短篇故事，則我們很懷疑，在『中國的短篇小說』這個名詞之下，究竟能否集有十篇以上的作品。

本書所選集的中國短篇小說，乃是根據於短篇小說的廣義的定義而選集的。因此，所選的便不免較多。我們所持以選集這些短篇故事的標準是如此：第一，自然以那些故事本身的文藝價值爲斷；第二，由那些故事中，可以略略的窺見某時代社會生活的一斑，而故事的文藝價值也並不十分差的，也將入選，這些材料是我們在史書上，在典雅的詩，古文詞上，在文人的無量數的別的作品上最不易看到的，第三，有許多中國的短篇故事，是後來著名的劇本，小說，以及民間故事的淵源。我們如果不知道那些故事，便不能充分的了解以後的許多劇本，小說以及民間故事。這正如我們不明白希臘神話便不能讀歐洲諸國的文藝一樣。所以這類的故事，我們選錄得特多，唐人所作的故事，以這一類的爲最多。白行簡的李娃傳，是元人雜劇曲江池的題材的淵源，也是明人傳奇繡襦記，及無數的民間小說，唱本，劇本中的李亞仙，鄭元和的故事的淵源。陳鴻的長恨歌傳，是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長生殿的淵源，李朝威的柳毅傳是尚仲賢的

柳毅傳書，李漁的蜃中樓的淵源。此外，不能一一枚舉。

然第二，第三的選集標準雖使本書取材不免稍寬，編者卻不欲因此而選及內容太卑下，文辭太粗鄙的作品。總之，本書所選的東西，自信不至於有很多的無聊的乾枯的作品。

中國之有短篇小說，中國人之著意於作短篇小說，乃始自唐之時。許多人都說，在唐以前，我們已有了短篇小說，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及搜神記，世說新語中的數則較長的文字之類，然他們不是太零碎，太無故事的意味，便是整片的論文中的一節，不能獨立取出而稱之爲短篇小說。所以本集所選錄的作品，始於唐；唐以前的文字，概不選入。

自唐以後，我們中國的短篇小說，可分爲二大系；第一系，是『傳奇系』，第二系，是『平話系』。傳奇系創始於唐，其流派極多且雜。由唐之古鏡記，玄怪錄，等等，宋之江淮異人錄，稽神錄等等，明之剪燈新話等等，以迄清之聊齋志異，閱微

草堂筆記，現代林氏之技擊餘聞等等，千餘年間，其作家未嘗中絕過，可謂極盛！平話系創始於宋；十數年前發見的京本通俗小說殘本，便是這一系的元祖。此後明人及清初人作此者不少，選本也甚多，傳於今者尚有醒世恆言，拍案驚奇，醒醉石，石點頭，今古奇聞，今古奇觀等數種。此系到了清之乾、嘉間，作者卻似已中絕。今古奇聞二十二卷林蕊香行權計全節裏，雖有『庚申髮逆之亂』的話，或有人疑其爲咸同間人所作，然此一卷的文字體裁，與上面的二十一卷完全不同，實是一篇傳奇系的作品而誤被後人竄入者。至於平話系的小說所以沒有傳奇系之盛，且作者至清中葉而忽中絕者，其原因不外二端：一，平話系的作品不易作，且係用白話作的。古文家之流，不能做，也不屑去做；二，當時在上者以其淫穢，曾禁止其印售。

平話系與傳奇系的作品，最顯明的區別，便是前者以民間日常所口說的語言寫的，後者是以典雅的古文或章文寫的。平話系的作者在開篇每先寫一段



引子，或用詩詞，或用相類或用相反的故事一二則，然後才入正文。如通俗小說中的嵌玉觀音，先引許多春詞，然後才叙韓蘄王游春，才叙秀秀養娘進王府。又如今古奇聞中的脫網羅險遭醫師屠割，先論一段庸醫之誤人，又引一段醫師誤診未婚女爲有孕而被病家所毆打的趣事，然後才叙一個兇險的醫生的故事的正文。傳奇系的作品，則不用此種引子。這是二者不同的又一點。

選平話系的作品易而選傳奇系的作品難。因平話系的作品不很多，而傳奇系的小說集則不可勝數，不獨遍讀爲難，卽搜集也決難完備。本書所選傳奇系小說的範圍，以編者個人所見的書爲限。難免有不少很好的作品被遺落了而未入選。這是要請讀者原諒而且指教的。

本書受魯迅先生的幫助與指導不少，特此致謝！

編者 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 古鏡記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

○此文原載異聞集。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采之。

○王度，（度，新唐書王績傳作凝，）太原祁人，爲隋、唐間大儒王通之弟，詩人績之兄。約生於開皇初。大業中爲御史，罷歸河東，後再起爲著作郎，修國史，又出兼芮城令，武德中卒。所作僅遺古鏡記一篇。

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怏。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書。後世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城，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

執。无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致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

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燄，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



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日，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勸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

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塚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卽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

鏡，而所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勸，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勸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

眞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勤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關，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勤曰：「何人斯居也？」勤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勤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勤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爲化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入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勤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釜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鱖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勤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勤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

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廻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卻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道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效。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

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爲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靚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如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樞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窗樞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勸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尙在，足下衛，幸速

歸家鄉也。」勤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勤曰：「我蒙鄉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鄉，請早歸長安也。」勤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勤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勤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虎咆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 補江總白猴傳 ①

無名氏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徽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陵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

①此文據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四錄出。歐陽紇子名詢，入唐有盛名，而貌似猴。長孫無忌嘗嘲之道：「誰於麟閣上，畫此一獼猴？」當時人因作此傳以譏詢。



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栖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迴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迴岑寂，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謾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北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蹶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

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捉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著帽，加白衿，被表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若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

始逾午，即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翫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音會利。然其狀卽猥獮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皆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 鶯鶯傳 ①

### 元稹 ②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

① 鶯鶯傳一名會真記，元人王實甫演其事爲西廂記，後又有李日華陸采的南西廂等等，爲中國流傳最廣的故事之一。

② 元稹，河南人，字微之，元和初，拜左拾遺。後爲當路者所惡，出爲河南尉。又拜監察御史。長慶中，擢知制誥，未幾，入相。太和中爲武昌節度使卒。稹爲當時大詩人之一，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號其詩爲『元和體』，有元氏長慶集。

晒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節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

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孃。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

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翩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

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恆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



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

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拘，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孃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詩曰：『微月透簾櫳，瑩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

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幙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閣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尙殘紅。霧霧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秉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

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兒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 李娃傳

①

# 白行簡

①

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遊東市，

① 此篇原載異聞集，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四采之。元石君寶的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及明薛近衮的繡襦記二劇，皆敘寫此事。

② 白行簡字知退，下邳人，爲大詩人居易之弟。貞元末進士，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進郎中，寶歷中卒。

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僮，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

寒煥，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幃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

及日，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醑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



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

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輦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釀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

貽，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襪襪如懸鶉，持一

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

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畫，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

士爭霸英羣。』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劔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劔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劔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劔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二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鸞數十，巢其層臺。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

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沂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暗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沂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 二夢記 ①

## 白行簡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疊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敍寒暄。訖，妻笑曰：

①此文見原本說郛四。



『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杲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杲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於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盡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旬同自亳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

『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髻而短者祝醮，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檠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幃。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未有識者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

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署。酒酣，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與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吟詩。『鬢梳嬾削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尙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淪。』母聽良久，艷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擁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而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 長恨傳

陳鴻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駘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謁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

○陳鴻在太和三年官尚書主客郎中。全唐文卷六百十三錄他的文三篇，但未錄此傳及東城老父傳。

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

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歛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

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罹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使者還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整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

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嵋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



芙蓉未火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輾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

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 東城老父傳

陳鴻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雞金毫鍊，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

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喪車。』昭成皇后之在和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鷓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羣雞叙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强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頭者，索氣沮色，

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取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城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踏道穿，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頓，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畫把上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

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洪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薊州傭調繪布，駕轡連輒，至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

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隣比，酈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鞞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 霍小玉傳 ①

蔣防 ①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閒，忽

①明人湯顯祖作劇本紫釵記，即係依據此傳而寫的。

②蔣防字子微，義與人。元和中，官司封郎中，知制誥，進翰林學士，出爲汀州刺史。全唐文卷七百十九，錄其文爲一卷，獨不錄這一篇極感人的『傳奇』。據全唐文的凡例，唐人『傳奇』的大部分乃以

『猥瑣』及『誕妄』之故而不錄的。



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

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諒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卽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稚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堦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承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一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

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叙溫利，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托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變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

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卻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

既切，費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孟盤笑語，曾不相問。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

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御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丰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

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卻，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梳粧。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僮勉之，強爲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酬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尸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

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襪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尙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屏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菁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



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 南柯太守傳 ①

李公佐 ②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

①此文原載異聞集，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五采之。湯顯祖著名戲曲南柯記即係依據此文而作的。

②李公佐爲當時的著名小說作家，元和中嘗爲洪州判官，與白行簡等爲友，其他生平未詳。

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鬪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殺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

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殺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日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眞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眞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

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以解之。向者羣女姊妹，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姊妹，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撤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

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

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嘩，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

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更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輦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



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曹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愈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別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容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尙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崇。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

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巧，嵌窳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且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

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虛浮，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在歲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焚詢訪遺跡，讎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 謝小娥傳<sup>①</sup>

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瓘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

①此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一，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五亦錄之。

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天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牒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

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宴。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鑲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賊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爲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

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讐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讐，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 廬江馮媪①

李公佐

馮媪者，廬江里中齋夫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遂食於舒。途經牧犢墅，暝，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媪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媪，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咕囁，有若徵索財物追逐之狀。見馮媪至，叟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簞食，理牀榻，邀媪食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筐筥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

①此文原載異聞集，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三采入。



女即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爲鄧丞，家累巨產。一發言不勝嗚咽。媪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媪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鴈，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媪問其郎，即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即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嘆。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儂，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爲之傳。

## 湘中怨詞 ①

沈亞之 ②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下有哭聲甚哀。生即下馬察之。見一豔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往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室萑與處萑兮，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韻華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眇眇瀾瀾，遠千里兮，涵煙眉，

① 此文見沈下賢集（觀古堂彙刻書第二集本）卷二，及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八。

② 沈亞之，吳興人，字下賢，元和中，第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嘗學於韓愈。有沈下賢集。

農陶陶兮暮熙熙，無嵯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醜遊顏兮倡蔓卉，穀流傳電兮髮隨旒。』生居貧，汜人嘗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酬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帷帳欄籠，盡飾帷囊。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顰怨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往。

## 異夢錄 ①

## 沈亞之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春陽

①此文見沈下賢集卷四，及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二。

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玩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彎弓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頭，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忘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公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瓊，吳興姚合，泊亞之復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 秦夢記 ①

##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宮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也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也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墀，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尙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人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殊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

①此文見沈下賢集卷二，及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一。

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當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賞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鬢髻，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感，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矣，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

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申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鼙拊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楊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燕脂。」竟別去。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



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仙矣，惡又死乎！

## 元無有 ①

## 牛僧孺 ②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卽曰云云。吟詠旣朗，無有聽之具

①此文見玄怪錄，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九采之。

②牛僧孺字思黯，鶉觚人，第進士，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章事。文宗時，與李宗閔相結，排斥異己，甚爲李德裕等所仇視。武宗時，貶循州刺史。後還爲太子少保卒。僧孺喜爲小說，嘗集所作爲玄怪錄一書。德裕之友衛瓘，因用他的名字，作周秦行記一篇以誣之，說是他作。德裕並作周秦行記論，說他有不臣之心。然此種舉動，對於他並無大影響。

悉其一衣冠長人，即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鐙，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爲也。

## 崔書生 ①

牛僧孺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席，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植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單醪，以俟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求婚，予爲媒妁可乎？』崔

①此文見玄怪錄，太平廣記卷六十三采之。

生大悅，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並於此備酒餚。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咨啟，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即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留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明晨即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

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文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廻，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邏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逕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

# 張佐 ⊖

牛僧孺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爲叔父言：少年南次鄂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乎？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貫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躍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味，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

⊖此文見玄怪錄，太平廣記卷八十三采之。

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字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軍將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千。」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卻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夢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朮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遶。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頽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



土儻若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盍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君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叢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胄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旣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坐真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旣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緣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旣有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如此，實由冥合。況爾清乃躬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

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受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然無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其夕，將佐略寢。及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爲我致意於張君。』佐遽尋之，已復不見。

岑順 ①

牛僧孺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鞞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胄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諍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真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

①此文見玄怪錄，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九采之。

坐而思夢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賫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弱，姿霜臥甲。天設勅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圖子夜，否滅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爲城門，壘敵崔嵬，三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全家軍，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輜車，直入無廻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

焉。先是西南有藥玉栖，日中化爲城堡，金象軍火振收其甲卒，輿尸橫地。順俯伏觀之。於時，一騎至，禁頌曰：「陰陽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連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筵，與順致寶貝明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閑間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親人潛備鍬鍤，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塶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旣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兇矣。時寶應元年也。

# 周秦行記

附錄(一)

韋 璿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貴香。因趨進行，不知厭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闈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大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闈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君不當來。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恐死豺虎，

○此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九，原題牛僧孺作，實則乃韋璿所作而假託僧孺之名者。

敢託命。』語訖，太后命使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狀貌瑰瑋，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家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儀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卻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

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

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

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

成對。太真乃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名太真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

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

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

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

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年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

人約指玉環，光照於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其聲甚怨。太后曰：『牛秀

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

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太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媿



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座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兒長成，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

玉兒不宜負也。』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  
眞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乃顧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  
累弟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首羞恨，  
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侍別，忽聞外有太  
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  
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  
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  
余卻回望，廟宇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  
何如。

## 柳氏傳 ①

許堯佐 ②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拓，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膳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

①此文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五，又見本事詩。

②許堯佐第進士，官太子校書郎，終諫議大夫。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三，錄其文六篇，但不錄此傳。

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籍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駿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

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麟麟，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翹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翹。翹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翹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逕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翹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翹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翹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尙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翹，久列參佐，累彰勲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

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卻奪柳氏，歸於韓翃。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因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翃。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翃。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即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 東陽夜怪錄 ①

王 洙 ②

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八乃元和八年也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暝，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霽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

①此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所敘情節類似牛僧孺的元無有，也許這兩篇是同出一源的。

②王洙字學源，其先鄆人，嘗居鄆魯名山間習業。元和十三年擢進士第。

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略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隣，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藉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旣窮，聞此內亦頗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旣接恩容，當還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成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沓沓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



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見着皁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踽踽反丘圭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

有峯巒山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於維繫，巍巍道德，可謂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曷當為禍用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柱玉，煎迫不堪。旦夕羈羈當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職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城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着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羈羈當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况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

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若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慙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朶頤，謂說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爲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觴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爲蹄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回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尙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當爲角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冠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况老僧殘疾

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卻是朱八無端挑抉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越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政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異維，御宿川之東時，此處地名，荷家鶯也。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污泥高鑿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云：「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尙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

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尙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噓乎！』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又無所言。皮裏臧否吾輩，抑將不可。况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

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寧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茲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人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尙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尙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有甚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鬪伯比之直下，得姓於楚遠祖，棼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

至於禮經。

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也

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

馴狎稚子，獐守酒旗，詔同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咸佚無別，非人倫，異日藐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慚食肉主恩深，日宴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我爲盤瓠，如辰陽比房，於吾殊所華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勞。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胃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襜然若白色，二人前來，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况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

「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慚怍。今不得已塵汗諸賢耳目。」詩曰：「烏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兔皆變為蟬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

「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遊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

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爲讐，惡聞發礪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尙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邱。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顧曾無寵鶴心。秋草毆除思去字，平原毛血興從今。」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鏗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臊



穢拍鼻，唯窳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撻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轡被雪，馬則齧柱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僂耳齧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穗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駭貓兒眠於上。咫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過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踏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合村悉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髀，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關荆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耶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極

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餒凍且甚，事有不可率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 柳毅傳 ①

李朝威 ②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

① 此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九。元尚仲賢作柳毅傳書一劇，即據此傳。

② 李朝威，隴西人，生平未詳。

類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歎歎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廻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

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香，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而

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

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頃掣金鏢，鏢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宥。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撝退辭謝，俯仰唯唯。

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耶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聲，鼓旌旗，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鉞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



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繡。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闌，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窈窕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

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攘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鑠，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問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

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恨歎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塗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担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

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寃，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從不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聞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志，其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歡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幸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初言幸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重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

某素以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

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嘏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矣。愚義之，遂爲斯文。』』

# 離魂記

①

陳元祐

②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

① 元鄭德輝的倩女離魂一劇，即據此文而作。

② 陳元祐生平未詳。

曰：『君厚意如此，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三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 非烟傳 ①

皇甫枚 ②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靚傾城貌，塵

① 此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一。

② 皇甫枚著有三水小牘，生平未詳。

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龔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巖粧倚繡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

因窺觀，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干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后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既得回簡，徑賈詣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持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願，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

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嫗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旣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旣下，見烟靚妝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託門嫗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嫗，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用助。或景物寓目，謠詠寄情，來

來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答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窆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子有崔李二姓，常與武掾遊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抑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 枕中記 ①

沈既濟 ②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而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施族益茂，

①此文原見異聞集，太平廣記卷八十二采之，題作呂翁。明湯顯祖的劇本邯鄲記，即據此文而作。

②沈既濟，蘇州吳人。楊炎爲相，薦其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爲禮部員外郎卒。唐代叢書以此文爲李泌作，實誤。

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遊於藝，自維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日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粱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竄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番、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敍投，河隍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尙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

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倜、儉、位、倚。傳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大常丞，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弈，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戰兢。日極一日，不



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鍾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讎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粱尙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 任氏傳 ①

沈既濟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崐，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崐相得，遊處不閒。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崐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問去。繼至飲所，崐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睞，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

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隕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葳荒及廢圃耳。既歸，見盜。盜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

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叙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己以奉巾櫛。』鄭子許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崑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崑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崑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崑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崑迎問之，『有乎？』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

下未嘗見之矣！峯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峯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峯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峯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峯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峯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峯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峯別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峯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峯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峯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峯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峯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

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崑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崑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崑給焉。任氏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輦步，不常所止。崑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崑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賤。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崑曰：「幸甚。」鄭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崑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崑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豔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即妾之

內姊也。求之可也。」峯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峯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峯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峯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峯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

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峯。峯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峯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峯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縫紉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轉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峯資助。峯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峯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



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峯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歔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覩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峯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峯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峯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峯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峯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櫪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歷中，沈既濟居鍾陵，嘗與峯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後峯爲殿中侍御史，兼隴

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泂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

# 靈應傳 ①

# 于湫 ①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祲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肸蠁應靈，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

①此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二。

②太平廣記無作者姓名，唐代叢書題于述作。于述生平未詳。

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盔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即君之闈者，效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臥所。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寃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寶遂命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牀，甘心沒齒。瑩嫠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

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沈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仇。庾毗羅自鄞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輶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眞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敝廬，殆成胡越。今三世下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

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暮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自剄。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郵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郵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貨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郵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河中。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邵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微，強暴之男，不

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貽範古今。貞信之教，故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具志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走免。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師於羸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

「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二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齏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瀆。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雞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



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天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危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慄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

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愫。一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二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鄰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尊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階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囊鞬之屬，

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爲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恍惚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鞬。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乃再拜，訖，昇西階，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面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敍向來徵聘之

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塞，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惇，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逮。」遂別賜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綵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

卒，不過十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旌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豔態，愈更動人。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期惠，終

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而出。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但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效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效粗立。洎遭釁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舉太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赤。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俄頃悄無所見。

無雙傳 ①

薛調 ①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

①此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六。明陸采作明珠記一劇，即據此傳。

②薛調生平未詳。

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尙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鑠却大門，鑠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



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日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尙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

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

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篝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  
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迹，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勅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

『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塌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効。』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卻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采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籩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常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

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聞比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探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夔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覆訖。未明發，歷四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 吳保安傳<sup>①</sup>

牛肅<sup>②</sup>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

① 此文原見紀聞，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六采之。

② 此文未知作者，吳保安及郭仲翔二人事，本爲當時實蹟。紀聞爲牛肅著，也許此文便是牛肅自己所撰。

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縮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四。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之保安字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杳然。才謝鍾儀，居

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十四。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



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嶺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

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特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尙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旣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旣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擢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

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醑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之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鑊閉。仲翔二足，

經數年，瘡方愈。木鑲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 紅線傳<sup>①</sup>

袁 郊<sup>②</sup>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日：『我若

①此文原見甘澤謠，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五采之。

②此文未知作者，唐代叢書題楊巨源作，不知何據。茲因此文出於袁郊的甘澤謠，故逕題爲袁郊作。

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郵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此語異，乃曰：『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即待某卻迴也。』嵩曰：『然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

嵩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鼾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於庭，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煙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鼾而譚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糜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酌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

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個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昨往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



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 崑崙奴傳 ①

裴 鋼 ②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閑暇，必須一相訪，無問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

①此文原見傳奇，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四采之。

②唐代叢書作馮延己撰，未知何據。按傳奇爲裴鋼作，此文當爲鋼所撰。鋼在咸通中爲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加侍御史內供奉。後官成節度副使，加御史大夫。

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璠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兒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

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綉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詩曰：『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閤然。生遂緩攀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尙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綉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寶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申，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

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去高垣，瞥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

## 聶隱娘傳 ①

裴劍 ①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卻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

①此文原出傳奇，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四采之。尤侗作黑白衛一劇，即據此傳。

②唐代叢書將此文收入劍俠傳題段成式作實誤。按成式作酉陽雜俎，未作劍俠傳，所謂劍俠傳，乃明人取酉陽雜俎中的文數則，雜以其他作品而編成者。此傳原出傳奇，自當爲裴劍撰。

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穴極多，松蘿益遂。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剗逐二女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要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

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富。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衛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衛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乃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帥之不及劉。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之。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收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住，必使人』



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迴。」劉聽之，到四更，卻返曰：「送其信了。後夜必使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望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之入，冥然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蠚螻，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鷗，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轡，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乞一虛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

統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樞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亦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 裴航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於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傭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裊煙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裊煙。煙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裊煙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鬢鬢，月淡修眉，舉止煙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睥眄良久。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

○此文原見傳奇，太平廣記卷五十采之。

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裊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意無蹤兆。遂飾粧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眞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於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裊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惶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覩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

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至，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爲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藥鋪卡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爲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卡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醜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擣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即擣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醫臼於內室。航又聞擣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我當入洞而告

姻戚爲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惻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殊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敍話永日，使達書於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旣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

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 崔煒傳 ①

裴 劍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豔。』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贅於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

①此文見傳奇，太平廣記卷三十四采之。



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  
蕪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  
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  
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腳神，每三歲必  
殺一人餐之。時已逼矣，求人不得。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旣不來，  
無血屬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尙不報，況愈小疾耶。」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  
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  
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  
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攜艾，斷窗櫺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  
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之失蹤而返。煒  
雖墜井，爲槁葉所籍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  
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白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

白中。她就飯之。煒察她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細視她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她之見憫，欲爲炙之。奈無從得火。既久，有遙火飄入于穴。煒乃燃艾啓她而炙之，是贅應手墜地。她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她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她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再拜跨她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她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鬣環，洞然明朗。她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鸞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芳芬鬱鬱。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牀，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

篁、鼗、鼓、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尙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卻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女也，沒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旣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

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迴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字，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貺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媿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墮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

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即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於

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纈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縱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燦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豔逸，言旨雅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潛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一，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軀耳。又曰：

『呼她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  
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 楊娼傳<sup>①</sup>

房千里<sup>②</sup>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嫚，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

① 此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一。

② 房千里字鵠舉，太和中，第進士。官國子博士，終高州刺史。著有投荒雜錄一卷。



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傍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卻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 杜子春傳 ①

李復言 ②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閒曠，縱酒閒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

①此文原出續玄怪錄，太平廣記卷十六采之。

②唐代叢書以此爲鄭還古作，未知何據。按續玄怪錄爲李復言作，見唐書藝文志及郡齋讀書志，此文旣出續玄怪錄，自當爲李復言作。（琳琅祕室叢書本續幽怪錄補遺中，有杜子春一篇。）

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爲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

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族親，恩者煦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皆仗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摧斬爭射之。

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蝎，萬計；哮吼擊攫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兩叉，四面週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取叉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拽于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兩淚庭中，且咒且罵。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鎔

銅，鐵杖，確擣，磴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尙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

『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效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 張老傳

## 李復言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訪良壻。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媪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媪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子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媪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盃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媪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

○此文原出續玄怪錄，太平廣記卷十六采之。



之甚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令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園業不廢，負穢纒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饜濯，了無忤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且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不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峴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峴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

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鏗亮耳目。岷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炤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孃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于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麗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于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

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卻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旣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卽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

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踪，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卽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張家峴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孀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孀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峴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峴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 虬髯客傳①

杜光庭②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益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奇策，素

①此文見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三。明張鳳翼的紅拂記一劇，即寫此故事。

②唐代叢書題張說作，未知何據。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則作杜光庭著。按文中以扶餘國爲在中國東南，此完全不明地理者之言，說爲宰相，未必淺識如此。作者自當爲杜光庭而非說。光庭字賓，至，縉雲人。初入五台山學道，後入蜀，事王建爲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賜號廣成先生，後主立，以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後解官，隱青城山，號東瀛子，年八十五卒。全唐文錄其文爲十六卷（卷九二九——九四四）但此篇不錄。

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靖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旣去，而拂妓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領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答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眞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益喜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屨。旣數日，聞追訪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

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袂前問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爐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間，則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罇。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卻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異人乎？」

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餘將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幾？』曰：『近二十。』今何爲？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明發，何時到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明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訖，乘驢而此行若飛，迴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思見郎君，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論斥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末，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卽我與道兄俱在其所也。』公到，卽見二乘。攬衣登樓，卽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靖



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登樓，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起而語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靖旁立爲侍者。俄而文皇來，長揖而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睟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輸矣，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弈，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媿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知磬，欲令新婦祇謁，略議從容，無令前卻。』言畢，吁嗟而去。靖亦策馬遄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乃一小板門，扣之，有聲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婢奴三十餘人，羅列於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非人間之物。巾粧梳櫛畢，請更衣。衣又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者，紗帽褐裘，有龍虎之姿。相見歡然，催其妻出拜，蓋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

坐，牢饌畢，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謂曰：『盡是珍寶貨泉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略，從夫之貴，樂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當然也。將余之贈，以奉真主，輦功業，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顧謂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乘馬，一奴乘馬從後。數步不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

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乃螳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2745B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  
國難後第二版

(85688A)

中國短篇小說集 第一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鄭振鐸

發行者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有所權版 \*  
\* 究必印翻 \*  
\*\*\*\*\*

